

美食小说家

龙一·著



我的天资有二：喜欢食物，俗称「嘴馋」；喜欢故事，尤其喜爱远方的陌生地区和陌生人的故事。为读者编选的这部作品集，便是我这两种天资的明证。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美食小說



龙一·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食小说家 / 龙一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5.10

ISBN 978-7-5306-6756-9

I. ①美… II. ①龙… III. ①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
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5163号

选题策划:高 为

封面设计:任 彦

责任编辑:高 为

版式设计:郭亚红

责任校对:陈 凯

出版人:李勃洋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+86-22-23332651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(邮购部)

主页: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北京地大天成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:134千字 插页:2页

印张:7

版次:2015年10月第1版

印次: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8.00元

目 录

饽人讲故事

- 3 重阳糕
- 11 吃年饭
- 17 青丝玫瑰
- 24 乞巧
- 33 苹果菜
- 40 木耳黄花
- 45 盖浇饭
- 50 五日流言
- 57 喜宴
- 78 老谣
- 82 长征食谱

馋人走四方

- 135 黑河美食考古
- 144 左手拍鸟 右手美食
- 154 湄潭食萃
- 161 李德鸭
- 165 丽水美食行
- 173 天津老月饼
- 176 春花崇礼
- 183 馋人梦中说归隐
- 187 河北美食地图
- 196 日本酒友
- 200 衢州美食寻踪
- 208 闲话“渡鱼腐”
- 213 细数“八大碗”
- 218 后 记

饕人讲故事

重阳糕

1973年10月4日星期四,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,天津市河北区东四经路居安里9号。我12岁。

住大杂院有一个好处,就是热闹。我早晨出门上学,院子里已乱作一团,南屋张爷爷爬到屋顶不肯下来,说家出忤逆,他不活了。张奶奶则跳着脚骂去年新娶的小儿媳:老话说“新媳妇过门三年里,重阳节回娘家死婆婆”,你这是咒我呀。儿媳理直气壮:刚打来公共电话,我得送我妈去医院,都什么年月了,您还封建迷信,不怕开您的批斗会?而张爷爷的长孙张丑儿则跟着上蹿下跳,不够他忙活的。

东屋曲艺团说评书的郑爷爷劝解张爷爷:你这“工头儿”是资本家的帮凶,就算是飞上天也变不成工人阶级,别闹了,下来过节吧。张爷爷:九九重阳,大凶之日,我这是登高避邪;丑儿他奶奶,下午我去厂里挨批斗促生产,晚上给我蒸重阳糕。货车司机何大拿抱肩倚在大门边看热闹:家里居然还有红糖蒸重阳糕,您老口福不浅哪。

说到重阳糕，我赶紧跑到邻院金教授家，他们老两口恰巧走出门来。金教授穿一身蓝色劳动布工作服，两手乌黑提着铝饭盒，他是下放到工厂烧锅炉的“右派”，平日里我跟他学绘画。金奶奶穿一身浅灰色毛料衣裤，皮鞋晶亮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。我对金奶奶道：前几天您说的东西，今儿下午我也许能送来。金奶奶点点头。金教授感叹：“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我笑道：郑爷爷说茱萸浙江产的最好，天津没有新鲜的，过节要用得去中药房买。

我又跑回自家院里，张爷爷一家还在吵个不停。我对何大拿道：“漆包线”今天晚上我给您送来？何大拿年轻英俊，坏模坏样笑道：你要的东西我那现成，随来随换。这时郑爷爷看见院门外走过的金教授夫妇：哟，贝子爷、福晋，您这是出门赏菊呀，有年是节，好兴致啊。金教授：昨晚来电报，我兄弟在“五七干校”殁了，太太去北站买火车票，我去上班，顺便请三天假。郑爷爷满面歉然，抱拳拱手：怪不得昨晚听见邮电局的摩托车来，给您道烦恼。然后他拉了我一把：稍待片刻，咱爷儿俩一道走。

张爷爷家的戏没翻出新花样来，邻居们看着没趣便散了，只剩下张爷爷和儿媳一个房上一个房下僵在那里。郑爷爷提只马口铁水桶跟我一起往胡同外走，他衣袋里的晶体管小收音机正播放石仑的文章《论尊儒反法》，播音员的声音严厉得能杀人：“儒家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反动学派，法家是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学派”。我问郑爷爷：您这是要去哪儿？郑爷爷调整收音机改播“样板戏”：这玩意儿比不了

电匣子，费电池；我去胜坊镇赶趟集，重阳节登高赏菊饮酒吃河蟹，咱没有赏菊花的风雅，但白洋淀的河蟹不能错过。我知道他是去那里给赶集的农民说相声挣钱，干这种违法的事，他已经被警察抓了好几回。我担心道：郑奶奶知道您又去闯祸吗？郑爷爷笑道：她是山东人，把重阳节当财神爷的生日，正在家忙活烙焦饼呢，不明白天津卫老爷们儿的雄心壮志。

我是天津卫的小老爷们儿，今天我也有雄心壮志。张丑儿在学校门口追上我：那本书你弄来了吗？我：你那铁疙瘩估价了吗？张丑儿：昨儿我去废品收购站问价，人家说值两毛五。我翻了他一眼：你想瞎了心啦。张丑儿：所以才便宜给你嘛。我点点头：今天下午。

学校上午四节课，前两节语文数学。我悄声问同桌小夏：星期天咱们公园大门口见？小夏是被遗弃的资本家小老婆的女儿，靠寡母糊纸盒过日子，家里穷，但学习好。我是地主的孙子，出身差，学习不上心，但能打能闹心眼儿活。小夏手抚扎小辫的橡皮筋：大门口怕遇见熟人。我：那就花展馆见。上个月我父亲参加商业系统技术大练兵，比赛用纸绳捆扎四瓶白酒得了第二名，奖品是两张北宁公园国庆游园会的门票。我递给小夏一张游园票，她仔细折好放在铅笔盒里。

上午后两节课在操场开“忆苦思甜”大会，校长陪着一位老工人给学生讲旧社会的苦日子。老工人：我年轻时给万恶的地主打短工，夏天收麦子，地主吝啬，全家一年四季吃窝头咸菜，我们干活的白面馒头摊鸡蛋管够。这话引得全场大笑，校

长连忙阻止老工人的口无遮拦,让他改说在天津铁工厂受资本家剥削的故事。

我抱膝坐在地上,两眼望天盘算着今天要实施的复杂计划,没心思听老工人的回忆。此前五天,我一直在铁路北站的货场里侦察,昨天终于发现,工人们卸下了大批黄色麻袋,袋子上用红漆写着“古巴糖”三个字,最后用帆布盖住麻袋垛防雨。这种外国进口的玩意儿副食店卖过,又甜又苦,不好吃,但毕竟是红糖,送给金奶奶蒸重阳糕保证没问题。金奶奶原本是我帮她向我父亲借两张购糖票,而我则是想找金奶奶要一本《三国演义》的连环画。金教授当年参与了这套连环画的设计,总共六十多本,小人书铺里一分钱看一本,但不成套。我打的算盘是,如果我直接弄到红糖给金奶奶,家里的购糖票也就省下来,可以寄给在“五七干校”劳动改造的母亲。

中午我将书包交给张丑儿,拉上同学布哈林一起来到北站货场。布哈林是他的绰号,因为他又瘦又小,头发枯黄,两眼乱转,擅长模仿电影中的列宁演讲,同学们便给他硬按上苏联电影《列宁在 1918》里那个坏人的名字,他倒是全不介怀。我:你给我放哨,弄到糖分给你一把。布哈林爬上高高的枕木垛。我:看见有人来给个暗号。布哈林:什么暗号?我:“样板戏”,就唱“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”。

选在中午的时间偷袭货场,是因为保管员都去吃午饭了,这是从有了铁路货场开始,几代孩子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。我摸了摸裤袋里的铅笔刀,装古巴糖的麻袋里边还有一层塑料袋,用铅笔刀割开很容易。然而我错了,钻到帆布里边我才

发现，成垛的古巴糖不见了，变成了胶合板的圆桶，两头各有一只黑漆铁箍，竖着码放。这下子完了，弄到红糖只是我整个计划的第一步，没有糖，再伟大的计划也得报废。

这时，外边传来布哈林唱戏的声音，最后的高腔声嘶力竭。我伏在地上扭头向外看，一位保管员骑着自行车慢慢过去，车把上挂着铝饭盒。布哈林不唱了，我回头一看，哈哈，木桶上清清楚楚印着黑字——野菊花蜂蜜。取蜂蜜我有经验，只是今天没带容器，怎么办？回家取容器肯定来不及。我从木桶上沿往下一掌的地方下手，用铅笔刀一点一点地在胶合板上刻出一个方孔。绝不能从木桶下沿挖洞，因为没被取走的蜂蜜会流出来浪费掉，这也是几代孩子的经验。我轻轻取下两寸见方的胶合板，装满蜂蜜的塑料袋一下子从洞中鼓了出来。我脱掉上身的黄绒衣，脱掉贴身的背心，再将黄绒衣穿上，然后将背心折叠，四角相系变成一只布袋。关键时刻到了，我再次伏下身向外张望，见布哈林将大拇指插在坎肩里，学着列宁的样子在枕木垛上踱步，不像有危险。

我小心翼翼地在塑料袋上竖着划了一道小口，蜂蜜立刻涌了出来，有股甜甜的药香，确是野菊花味道。外边起风了，吹得帆布啪啪作响；一列火车驶过，其声也如雷。过了好一阵子，布袋里装满了蜂蜜，我将挖下的那块胶合板按回木桶，并让它错开一点卡住洞口。蜂蜜黏稠，这样就能阻止蜂蜜外流。郑爷爷常常教导我的话没错：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”我是正经人家的孩子，糟蹋东西的事不能干。

然而，等我用牙齿咬着装满蜂蜜的布袋从帆布下爬出来

的时候,这才发现,布哈林已经被两名保管员抓住胳膊捂住嘴。刚才火车驶过的声音太大,一定是盖过了布哈林向我报警的声音。一名身材粗壮的保管员大张双臂向我逼近,远处铁路道口传来丁零零电铃声,道杆放下,一列火车出站南下。布哈林沙哑着嗓子冲我大叫:快跑。我连蹿带跳,横穿几十条铁轨,身后隆隆而过的是“北京——莫斯科”特快列车。

我不担心布哈林,偷袭货场被抓是常事,最多挨顿打。我回到家里,从背心上刮下蜂蜜,平均分到两只碗中。我将半碗蜂蜜给金奶奶送去,她像是感动得要流泪,让我一定向我父亲转达她的谢意。她是清朝贵族家的大小姐,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这蜂蜜的来历。她让我自己挑选金教授收藏的连环画,我选了其中的《八卦阵》,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5月版,定价:0.16元。

布哈林回来了,说没挨打,笑嘻嘻地接过半碗蜂蜜回家了。张丑儿带回我的书包,我给他看《八卦阵》。这家伙收集的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我看过,只有三十几册,其中没有这一册。我:怎么样,换吗?张丑儿飞奔回家,转眼间拿来一个给自行车灯供电的磨电滚,一把将《八卦阵》抢去,然后绷着脸伸出小指:拉钩。我伸出小指与他拉钩确认交易成功,他大叫一声,狂喜道:五八年版的《八卦阵》,黑市上最少值两块钱。我母亲月薪二十元,两元钱够我吃二十天早餐,但我毫不在意,因为我的雄心壮志不是张丑儿这种俗人能够理解的。

傍晚,金奶奶给我送来两块面粉调和蜂蜜,蒸成扁圆形状的重阳糕,上边点缀着核桃仁、杏仁和青丝玫瑰,说我替她

找蜂蜜费心了,让我也尝尝。张爷爷的儿媳回来了,说是只去了医院,没敢回娘家。张奶奶沉着脸没理她,张爷爷则盯着我手里这两块糕恨道:家里的老娘儿们都是废物,过节不蒸重阳糕,这节白过了。

郑爷爷叫我去他家里吃晚饭,重阳节的河蟹顶盖肥,郑爷爷:你放开肚皮吃,我弄回来一桶。我:今天您使的什么活?郑爷爷笑:在乡下不能使“怯口活”,说了几段《君臣斗智》。这个相声段子郑爷爷给我说过,是大学士刘墉戏弄乾隆皇帝的故事,能让人笑破肚皮。郑奶奶:没让警察把你抓住?郑爷爷:要给抓住还能坐这吃螃蟹?

何大拿很晚才回家,我将换来的磨电滚交给他。何大拿大惊:这是英国三枪牌自行车的磨电滚,你小子要拆里边的漆包线,这不是败家子吗?我:咱说好的,我给你弄来漆包线,你拿去修好郑爷爷的电匣子,再给我半瓶汽油。何大拿:这玩意儿挺值钱,你可吃亏了。我学着郑爷爷的腔调:“吃亏是福。”

10月7日星期天,收音机里说,以色列和埃及、叙利亚在“赎罪日”打起来了,新一轮“石油危机”马上爆发。何大拿过来给郑爷爷修理那只老旧的电子管收音机,手上拿着几只“天津鸭梨”,顺手给了我一只。我把梨塞在衣袋里:“石油危机”要爆发了。何大拿笑:你小子有世界眼光,知道昨天跟我换汽油。郑爷爷闻之大笑不止。

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和心力,我的目标眼看就要实现了。

因为是休息日,北宁公园的游园会人山人海,花展馆的

院子里正在举办菊花展，几百种花样，几十种颜色，都是珍贵品种。我身上穿了件干净的蓝色上衣，这是我哥哥身材长高之后替换下来给我的，前襟上原本沾了一大片油污，形状好似阿拉伯半岛，被我花费半瓶汽油和半块肥皂洗干净了。我的球鞋虽然大脚趾处破了个洞，但被我用鞋粉刷得雪白。

去年今日小夏告诉我，因为出身不好，也因为母女过日子艰难，从来没有人为她庆祝过生日。我当即把胸脯拍得啪啪响，对她发誓：明年我给你过生日。天津卫的老爷们儿，一句话一颗钉，说到办到。就这样，今天我手上捧着两块“重阳糕”，衣袋里塞着一只“天津鸭梨”，衣服干净整齐地站在菊花丛中，等待小夏的到来。生日快乐，我先练习一声。

吃年饭

再过几天,1971年1月27日星期三,才是农历正月初一。今年我10岁。

腊月二十三,天气骤暖,年货容易腐败,邻居们悄声祈求,老天爷可怜穷人,下场雪吧。上午妈妈请了半天假,带着哥哥和我在粮店里冲锋陷阵,抢回来一捧葵花子,一捧花生,几斤只有春节才供应、专供包饺子用的“富强粉”。下午我看了场电影,学校组织的,开场的新闻片,先是“美国人登上月球”,后是“中国人民空军在南海击落美国高空侦察机”,看来美国人的确是“纸老虎”。爸爸回到家很晚了,他虽然在副食店工作,但过年的猪肉还没买回来,给灶王爷糊嘴的封建迷信“糖瓜”也没有,只带回来一小包“点心渣”,花了二两粗粮票,一毛八分钱。我不记得自己曾吃过正经“炖肉”,好像也没吃过整块的点心,盼着今年能吃上。

腊月二十四,早上打了一架。打架的缘由很简单,我将窝头眼儿朝上举着往外走,被隔壁的二蛋子撞了一下,窝头跌

在地上，沾了不少泥土。窝头沾上泥土原本不怕，将泥土搓掉照旧能吃。只是，我那窝头眼儿里装了满满两勺“点心渣”，撒在地上再也吃不成了。二蛋子这算是“罪大恶极”，尽管我明知打不过，但不打一架便是不孝。这场战斗引来了我哥哥和二蛋子的哥哥，还有他们各自的朋友，一群十三四岁的男孩子在胡同里打成“人粥”。各家女人冲出来，大叫“要文斗不要武斗”，但他们充耳不闻。我和二蛋子此刻已经忘了他们，捧着那只脏窝头，一起去街口的早点铺看大人喝馄饨。二蛋子有二分钱，买了碗馄饨汤，棒子骨熬成，白白的，漂着香油花和韭菜粒，香气扑鼻。我把窝头掰一半给他，然后一人一口，公平地把馄饨汤喝了。今天妈妈回来得很晚，爸爸在旧意大利菜市里管点事，每逢年节，照例是要到夜里才能回家。妈妈给哥哥买回来一双新球鞋，今年过年全家只添了这一件东西，哥哥那双破了四个洞的旧球鞋自然给了我。夜里爸爸叫我们起来，从套袖中摸出一个湛青碧绿的沙窝萝卜，用刀切成条，给我们吃。萝卜又凉又甜，我吃下之后睡意全无，在床上翻了一阵跟头，又拿了几个大顶，这才躺下。爸爸今天还是没买肉回来！

腊月二十五，今天买白菜。哥哥天不亮就去副食店排队，妈妈带着我稍晚一点儿才去。妈妈将副食本和钱交给哥哥，又叮嘱我帮着往家里抱白菜，这才去上班。哥哥排在前十号，身后有二百多人。二蛋子和他哥哥刚来，拉着一辆轴承作轮子的小车，排在二百人后边。哥哥让我过去将二蛋子家的副食本和钱要过来，两家各买到 20 棵白菜，棵棵结实有菜心，